

河津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二

國朝

重修禹廟疏

賈士遴

嘗聞奏假無言托惟寅以對天地感通有本必至誠以合神明蓋人之精誠爲萬物之靈則神之昭格出語默之外恭惟大禹之神舊爲粒食之祖旣以憂民憂而奠民止永清河伯之瀾豈其急民急而覩民艱不洗祝融之燄相聞前賢拜禱曾應神夢以有秋豈其今日告虔誰使忱渝而無歲爰以齊明之念痛自澡躬用昭對越

之誠爲民請命至則廟頽而基隘兼之廊缺而趾荒無
地瞻依何從頂禮驀起一建造之念徐祝余祈禱之衷
約以三日之期冀邀九天之潤何期叩心甫畢果有大
雨時來引東海而駕青冥盡起垂偃之植挽天河以驟
屏翳大需澹災之功豈一人之精誠果有以對神明而
不爽或萬姓之福澤寔可以徼相助而俱靈今將聚匠
鳩工以圖報神酬願聊捐官俸引起功德之林載告居
民共贊明禋之典臺垣增飭棟宇重新所以節寒暑而
時雨風歲歲食神之報倘其萃羣休而蕃百穀年年徼
福之徵余願已酬神功永奠凡有姓字畢具碑陰

續修學宮疏

馬光遠

聞之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所以重文教也至於養老教民習射之各殊無非異名而同實總之不離乎養人材早育教者近是河津古龍門地也名賢疊出代不乏人粵自周末卜子設教而後遷史輝映于漢代文中表章於隋時遞及故明薛文清公又能振敝起衰以致微言不墜此固先後相承蔚爲文獻之地矣又況科目纍纍冠蓋蟬聯是雖人傑由乎地靈要皆以學宮爲根本云但兵燹而後傾圯凋敝鞠爲茂草前任崔毅然修舉如正殿如兩廡以及名宦鄉賢櫺星戟門亦旣

煥然改觀矣惜功未底於成而崔以丁艱解組去尚餘
明倫堂尊經閣左右齋房兩馬道坊門以及周圍牆垣
皆待修復而後學宮乃全於以妥靈佑而肅觀瞻此豈
異人任歟爰諏學師並前任事諸生謀之僉曰修復固
盛舉也但所費不貲余卽盡捐薄俸恐未足以底厥成
及繙閱舊簿乃知前募者之有未完此固期其盡畀而
凡墜露之足以添流輕塵之足以積岳是更有望於同
心之續施而樂助也嗚呼今之人語及禍福因果造浮
屠崇淫祀等事則羣然興慕卽吾徒亦不免至於宮牆
之荒涼聖域之剝落恒恬不知悟是豈緇流羽士之不

如歟蓋未返而思其本矣余是以序而正告之

勅建葫蘆灘浮橋碑記

馬光遠

余性善而每不作無益之善故凡荒唐怪誕因果浮屠之說未嘗信之亦未嘗爲之也端木氏曰博施濟衆居恒佩之况服官乎余於辛亥孟夏來涖津土邑迤西有名葫蘆灘者當汾流入河之會爲秦晉往來之衝漢淮陰木罌渡軍卽此地也水深而濶行者必以方舟乃得濟然舟子不無檣櫓之勞行旅不無望洋之嘆且嚴寒風雪中人率立堅冰以待往往冽脛沒脰畜至有蜩縮僵仆而凍且死者余偶爾過此見之惕然曰徒杠輿梁

二者告成民不病涉是非君子平政之一端歟爰集本
村生員閻宏祚等善民吳之龍等謀爲浮橋之舉僉曰
善余先捐俸以引其端而積腋成裘聚塵爲嶽閭境以
內皆欣欣然相胥以勸也事始於壬子季春落成於本
年菊月凡作舡十六隻聯以鐵鎖鋪以木板長橋卧波
儼若蒼龍之偃焉車牛競渡如履坦途自是民不病涉
而商旅至者且如歸矣以視黃冠緇流佞仙佛炫智警
愚之事亦名曰善其相去爲何如哉橋成余設牲醴致
告河伯維時瀕河居民若崖下雙營葫蘆諸村矜庶耆
老爭賁肴酒以獻余席於野而飲之忻黎庶之愛戴嘉

輿梁之克成把酒臨風顧而樂之乃作歌曰條山蒼蒼汾水湯湯彩虹旣駕誰復褰裳願言永圖山高水長是爲之記

薛子讀書錄彙纂序

庫爾康

予觀察秦中隨奉

天子簡命風紀三晉乃得踰龍首過桃關睇太行太岳諸勝河汾襟帶爲憑軾者久之曰此古唐虞都會也憶斯時上有堯舜之君下必有堯舜之臣猗歟盛哉比歲以來屢奉

訓飭以多士爲四方之首端士習爲端風化之原慤慤

肫肫其廸教至意真堪咸五登三宜羣才之望風丕變
矣乃遍覽晉疆士習大異淳初其觀感而興者落落晨
星其甘自菲薄爲波靡爲稂莠者何往往見棄於聖人
之世也因思方今欲端士習必須先端士心許魯齋云
人心猶如印板印板一差則千萬紙皆差一切放僻邪
侈敗風亂俗之事自靡所不底亦安望其裕實用而襄
隆業乎一日岳陽趙令以先儒薛子讀書錄餉予見其
言言復性語語存心上自綱常倫紀典謨經史之大下
及暗室幽獨飭躬檢行之微無一不本諸明道正誼闡
洙泗而接程朱急進佩衿告之曰夫獨非此邦之端人

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多士近取譬焉可矣三復
斯錄更念其爲帙浩繁體認旣難記誦亦不易遂屬趙
令纂定爲卷二條七十顏曰讀書錄彙纂用付剞劂矜
式國中庶幾易簡理得於以端乃心以端乃習耳嗚呼
學校重任也厥務原有專官然予總司憲綱使教化不
先人民相卽於僞一旦從而刑之於心毋乃創甚況古
帝臣臯陶咨用明刑而弼敷五教卽兼懋焉朱子爲江
西提刑按察所學只正心誠意四字蓋以上有堯舜之
君下必使有堯舜之臣誠取先儒格言家敦而戶行淑
身淑世致主澤民之畧具裕諸此何唐虞三代之濟濟

不可立見哉

遊篩厓觀泉記

劉梁嵩

余垂髫時聞先人道故鄉山水幽勝津津不去口今年春自京歸里結伴爲北山遊尋所爲篩兒厓者人馬行水石間水帶滌淅斷續石子斑斑盤辟無次可數里許抵山麓仰視峯巔杳絕攀躋前爲龍神廟少北達厓下厓亘山半形覆如屋懸泉垂乳琮琤瀉下者六七有類篩故以名厓篩泉連貫成行如水綃數尺水晶簾乍展內外視澄澈無痕又若急雨驟重簷簷牙受溜直下無少屈曲其錯落濺石脚礫沫瀆起大小珠走玉盤未足

擬也泉聲晝夜不絕而味特清冽較他泉異是固地靈
有攸鍾爲徘徊者久之由厓東數十舉武泉止處山峻
甚峪水適廻不絕再入峭壁倚天漸圻以深磊石盤錯
可坐可卧擬更深入而日已啣山乃止比返轡明月薄
林臯矣爲憶先人所述故鄉山水之盛今獲見之不禁
有感焉爰得五七言絕句六首漫書于石而爲之記時
順治己亥三月十有一日也

重修學宮碑記

崔鳴鶯

佛老之教清淨無爲毫無裨於世道人心而服其訓者
如黃冠緇流見梵宇神祠稍有損壞必多方募化竭力

修葺而學宮爲斯文根本之地我輩終日誦其言遵其教而目覩廢墜乃置之罔聞是黃冠緇流之不若矣其何以表率一方敦教化而美風俗乎己酉冬余受

命理津邑到任後卽謁文廟週迴眺望但見櫺廡賢祠鞠爲茂草敗壁頽垣荒涼滿目牛羊時出沒其中且旄旄無存簠簋不列問所謂曲懸備樂者皆茫然不識爲何物余惕然者久之曰此余之責也乃亟制俎豆購求樂器自捐俸金繼集紳士共商維新之舉諸紳士亦咸樂輸於是庀財鳩工首大成櫺星兩門次東廡以及鄉賢名宦祠併周圍之墻垣徹底重建址必厚築必堅程

工量日命諸生分監之余仍不時督視指畫工興於戊
秋告竣於亥春規模仍舊而以崇以固視昔則大不侔
矣津士子瞻廟貌而肅然起敬人人自勵共相勉於仁
義道德之途則斯舉也於教化風俗未必無小補云會
余以憂去明倫堂齋房未暇及有遺憾焉後之守土者
倘能念根本以竟其事而聿觀厥成是則余之心知也
夫是則余之心知也夫

汾河浮橋碑記

崔鳴鸞

汾水襟津治之南每冬寒水涸時舟楫往往不得艤岸
涉河者率褰裳濡足於冰澌之中脰脰盡成皴裂一值

風逆舟梗則又終日蔑由得濟人畜蜩縮凍餒有因而斃者余泣津目擊憫之問諸父老前代馬令曾於天啟丁卯建設浮橋便民兵荒廢棄已四十餘年矣余惕然曰此王政所當先獨奈何不急圖之乎於是捐俸倡修造船若干隻維以鐵纜橫亘水面船上平鋪木板牛車可通等於坦途南北往來者無病涉之苦矣余以憂瀕歸鄉民柴悌等請勒石紀工且謀所以久遠者余謂浮橋蓋因時爲聚散非同築砌有定基者可一勞而永逸也其散也則有失亡之虞及其聚之又有補修之費一歲之中必兩經營焉惟勿憚其勞無怠其志則茲橋久

遠矣由此道也雖前代所建設者謂至今長存可也雖然引其端者不必竟其緒余亦祇盡一日職分之宜至周詳善後之計則有利濟存心之君子在又何庸余言之娓娓也

重修關帝廟記

吳寶林

漢壽亭侯關公去今千五百年後世稱之爲聖尊之曰帝廟謚俎豆之隆袞黼冕旒之盛薄海內外靡弗畏敬祇肅奔走趨蹌愚夫婦子苟非齋沐弗敢稱口此豈有禍福災禳之說懾人心志哉惟其正直剛大之氣有以不泯於人心故感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也子曰人之

生也直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之間蓋天地之理本無不直可以推移日月
而無薄蝕可以昭揭星辰而無隕飛可以流峙山海而
無崩竭可以生成萬類而無夭札疵癘其在人也可以
扶持綱常可以配周道義可以贊參造化可以辟除不
祥驅禁邪魅氣之所舉莫可限量假令纖毫撓屈鮮有
不反是者關公在漢昭烈時熟春秋識大義忠誠之志
稟於性生堅摻厲節百折不磨實得天地剛正之氣而
獨能不撓不屈生則發於胸臆歿則還諸太虛譬如珠
含於淵玉藏於璞精神凝結累積歲年而光氣旁燭照

耀山川見者無不知其爲寶況乎剛大之氣不倚形立
不恃質存其昭明乎宇宙振厲乎人心足以配天地而
無疆無疑也以故上自京省郡國下逮都鄙里社所在
建廟繪像戶祝家戶卽在津之邑不下數十百區而在
城之西南隅者制爲備寶林宰茲三載朔望拜瞻見其
年久稍圯方圖更新乃於辛巳之孟春謀始撤其舊料
益以新材建大殿三間獻廳三間舞臺廊廡咸爲整理
如舊制邑中人士劇金庀具爭先而集爲時十閱月厥
功告成較他役作爲倍速嗚呼天地之正氣無時而或
息卽公之神靈無時而不在其充塞兩間彌周六合者